

第一章

市郊區有一片廣闊的私人土地，茂密的樹林占據半邊山頭，樹林的中央則矗立著一幢獨棟別墅。

別墅的範圍裡有一個橢圓形的戶外泳池和架有秋千的小花園，巴伐利亞風格的別墅外牆由白色和咖啡色組成，三角形的大屋頂卻是暗紅色，如果從天空中俯視的話，會發現這種暗紅色即使在樹林深處依然非常醒目。

二樓的木質陽台非常具有復古氣息，由於方位朝南，所以總是沐浴在陽光下，是個很適合午後小憩的地方。

別墅的大門很氣派，比一般別墅的門更高更寬，雕刻華麗的木質門框上塗了一層金漆，更加明白表現出別墅主人遙不可及的地位。

而此刻，這棟安靜地隱藏於樹林中的別墅裡，正上演著一點都不安靜的激情戲碼。二樓陽台後的主臥室內，雕花的床架支撐著一張 King Size 大床，從床頂懸掛而下的白色細紗床幃看起來華麗而神祕。

透過床幃，可以看到兩具年輕強健的肉體正緊密交纏著，毫不壓抑的呻吟聲透著強烈的歡愉，四溢的激情似乎讓空氣都燃燒起來。

印卓然素來冷峻的表情此刻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汗水從額頭不斷滑下，沿著濕透的鬚髮流過臉頰，在下巴匯聚，再滴落在身下那具白皙無暇的軀體上。

他英挺的眉峰微蹙著，雙唇開闔，彷彿無聲而虔誠地唸誦什麼，布滿了汗水的軀體不斷向前撞擊，想給身下的人帶來至高無上的快感。

石英跪趴在床上，來自身後的快感讓他不斷發出粗重的喘息和愉悅的呻吟，身體就像被火灼燒一般燥熱，強烈收縮的甬道緊緊絞著不斷在他體內進出的凶器，似乎不意放對方離開。

他閉著眼睛，全然放縱自己投入這場性愛中，沒有絲毫勉強。

光裸的背上傳來細密柔軟的感覺，印卓然的唇親吻著他的背，帶起一連串酥麻感，因為有些癢，他忍不住縮了一下，身體一動，印卓然立刻捏住他早已充血硬挺的乳頭。

高高昂起的分身也被印卓然的另一隻手握住，一瞬間湧上來的快感讓他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叫聲。

「啊——」聲音出口，他渾身戰慄，甬道猛地強烈收縮，霎時間，一股熱流隨著印卓然的一記重擊，灑入他身體最深處。

滾燙的熱液將他徹底填滿，被印卓然握住的分身也噴射出白濁液體，石英滿足地重重深吸了口氣，放鬆身體倒在大床上。

但印卓然還在吻他，細密溫柔的吻從後背沿著脊椎一直往上，最後落在了他的臉頰、眼瞼，還有唇瓣上。

石英依然閉著眼睛，但他抬起了一隻手，按住印卓然的後腦，主動伸出舌頭深入對方口中，索取最熱烈而激情的深吻。

印卓然的舌勾住了石英的，呼吸間全是石英的味道，那味道讓他熱血沸騰，剛剛發洩過的分身再度硬了起來，於是他放開糾纏許久的唇舌，抓過枕頭墊在石英的

腰下，就著兩人現在的姿勢再度抽送起來。

石英原本閉著的眼睛微微睜開了一條縫，印卓然看不清他的眼神，只覺得這樣眯著眼睛的他看起來性感無比，忍不住俯身親吻那纖薄的眼皮。

「一個月不見，你的技巧又好了不少，該不會在市有練習對象吧？」享受著印卓然的溫柔，石英笑著調侃。

印卓然微微抬起頭，下身的撞擊還在繼續，他輕笑著答：「我怎麼敢。」

「不敢就好，記住，你是我一個人的。」

閉著眼睛吐出這句話，石英隨性而傲慢的口氣讓印卓然微微勾起嘴角。

他沒有答話，而是托起石英的腰，更加賣力地將自己搗進這具身體深處，他會用行動證明，他是只屬於石英一個人的。

這場性事一直進行到日落西山才停下來。

清理了兩個人的身體後，印卓然幫石英按摩起痠痛的腰部，同時低聲問：「市的貨今晚就要到了，你打算讓誰去接貨？」

石英在這時才慢慢睜開眼皮，漂亮的丹鳳眼此刻閃著犀利的光芒，「當然是我自己去，別人去我不放心。」

「真的不要我陪你去？」

「不用，你還有別的任務，最近底下不太平靜，需要你去處理。」石英說到這裡，再度闔上眼睛，從表情來看，他似乎並不擔心幫裡的情況。

印卓然手上的動作沒有停下，目光卻停在石英的臉頰上，再也移不開。

石英從小就是個漂亮的孩子，這幾年褪去了青澀和稚氣，越顯得英氣逼人，他特別喜歡他的眼睛，那雙丹鳳眼總是閃爍著耀眼的光芒，認真起來的時候，更是強烈地令人移不開視線。

但是這雙眼睛到了床上卻十足性感，每每被那雙眼睛注視，他就無法控制地全身發熱。

兩人就這樣安靜地休息了一會，石英才拂開印卓然的手，翻身下了床。

印卓然看見他一身吻痕，覺得身體又微微熱了起來，但他知道，接下來要去辦正事，不能再胡鬧了。

他也起身下床，伸手拿衣服的時候，眼角瞄到了石英放在旁邊櫃子上的桌曆，這個月的月曆上畫著個圈，而在看到日期的剎那，印卓然微微有些失神。

十月十六日，如果他沒記錯的話，那天好像是秦風的生日。

秦風，十年前石英離家出走時遇到的，像哥哥一般的人，即使在石英回家後他們就幾乎不怎麼聯繫了，但是他知道，石英對秦風在乎的程度，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。

冷峻的眉眼間浮起了一絲無奈，印卓然轉過身，朝後面正在穿衣服的石英看了一眼。

石英已經穿好了牛仔褲，穿到一半的恤才剛要往下拉，還看得到他的乳頭。

這一刻，印卓然真的很想重新把他拉回床上，用力按住再做一次，可腦海中僅存的理智告訴他——不可以。

將視線從石英身上挪開、落到桌曆上時，他不禁又想，距離他們和秦風最後一次見面也已經過了兩年，那時候石英說過他會忘了秦風的，可為什麼，他到現在還記著秦風的生日呢？

終究忘不了嗎？印卓然在心裡這樣想著。

「卓然？」身後，石英見他愣在那半天沒把衣服換好，挑眉喚了他一聲。

印卓然回過神，抬眼看向他，回應道：「馬上好。」

說完，他快速套上衣服，轉身和已經有些不耐煩的石英一起離開別墅，開車朝市區的方向前進。

路上經過飛車黨常出現的山路，石英的目光轉了過去，靜靜落在山路上。

印卓然用眼角餘光看著他的側臉，即使沒有露出什麼表情，可印卓然知道，石英心裡應該是在想些什麼的。

石英察覺到他的視線，突然轉過頭，揚起眉笑問：「你在看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他聳了聳肩，淡淡回答，隨即收回目光認真開車。

石英也沒繼續問，又轉頭看著窗外。

十月的天氣還不怎麼冷，他開著車窗，任風肆無忌憚地吹進來，劉海被吹得很亂，擾亂了視線，他卻毫不在意地任它們散亂。

三十分鐘後，印卓然把車停在石幫總部門口，守在門口的小弟立刻迎上來，滿臉堆笑地幫石英打開車門，諂媚地說：「老大，您回來了。」

石幫是市最大的黑社會組織，甚至全國也找不出幾個可以和他們匹敵的幫派。

石幫過去一直是石英的爺爺當家，直到兩年前，石英擊垮了他哥哥石俊楠自行成立的幫派，石幫才改由石英掌管。

如今石英的爺爺已經退居幕後，至少從表面上來看，老人家已經完全不過問幫派的事了。

而石英沒有辜負老爺子的期望，把石幫管理得井井有條，這兩年勢力更是大增，有種如日中天的聲勢。

但是最近，不知道從哪裡傳出石俊楠還活著的謠言，令石俊楠的那些舊部又開始蠢蠢欲動，導致石幫的地盤裡亂子不少。

「少爺，今天晚上的貨安排誰去接？」一進總部大門，一位看起來大約六十多歲的老人就恭敬地迎向石英。

老人穿著一身黑色的中式長褂，眉眼間滿是滄桑，但神態卻十分堅毅。他是石幫的長老周炳，也是目前石幫中年紀最大的成員。

周炳從石英爺爺年輕的時候起就在石幫做事，很受老爺子器重，石英接手石幫後，也一直對他很敬重。

「晚上的貨由我親自去接，畢竟我們和對方是第一次合作，不能怠慢了。」

「是，那拍賣會那邊？」

「那邊讓卓然帶人去就行了，周爺，你跟我去接貨。」

「好的，少爺，我這就去安排。」

周炳離開後，印卓然走近石英，輕輕地說：「晚上小心點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石英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囂張的笑容，挑眉說：「放心吧。」看著他一臉自信的表情，印卓然沒再多說什麼，此時有兄弟走過來對他說拍賣會的準備工作都完成了，他點點頭，最後再看了石英一眼，才轉身離開。身後，石英看著印卓然修長的背影，微微勾起嘴角。

在市，黑道人士不少，而且多的是千方百計想賺錢的人，這才有了地下拍賣會，這活動是從哪一年開始的，印卓然已經不記得了，只記得他還小的時候就跟老爺子來這裡玩過。

地下拍賣會裡拍賣的自然都不是什麼正經東西，大多是非法的，甚至還賣人。黑道上流行把人當寵物養，而市地下拍賣會裡的寵物都是極品，所以不但市的老大們都會過來，其他地方的有錢人只要聽說消息，也會聞風而來。

印卓然進了拍賣會場，門口的保鏢見到是石幫的二號人物，也不敢要他們按照規定交出武器，直接放行，他帶著兩個小弟一路來到專門留給石幫的 VIP 包廂。包廂在二樓，透過玻璃窗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底下的展示台，而今天來拍賣會的人特別多，一樓是黑壓壓的一片人群，座位竟然都坐滿了。

這個地下拍賣會雖然名稱上有「地下」兩個字，但其實在市早就不是什麼祕密，有興趣、有財力的人都可以參加，平常也有人多的日子，但像今天這樣座無虛席的情況還是少見。

這地下拍賣會之所以不怕警方上門找碴，是因為老闆和石幫的老爺子還有黑道上幾個老大關係都很好，警方也不敢來招惹他，對拍賣會的事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加上老闆也做好準備，就算真有麻煩找上門，他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。

整個會場就只有兩個 VIP 包廂，分別在二樓的左右兩邊，左邊這個是固定留給石幫的，右邊的那個，一般是老闆安排給臨時造訪的貴客。

印卓然很快就發現今天右邊的包廂裡也有人，但讓他比較在意的是，對方明明人在包廂裡卻沒有開燈，包廂裡一片昏暗，如果不是對方點著煙，有一絲微弱火光，他也不會發現裡面有人。

正沉思間，跟在後面的小弟湊過來開了口，聲音裡帶著興奮，「印哥，老大今天是要買什麼？剛才進來的時候看底下那群人每一個都很激動，今天是不是有什麼不得了的東西要拍賣？」

印卓然冷峻的臉沒有因為這句話而產生絲毫改變，也沒有答話，甚至沒有朝問話的小弟看上一眼，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對面的包廂裡。

那個坐在暗處抽著煙的人，讓他十分在意。

小弟見他不說話，有些洩氣地吐了吐舌，轉身退了回去。石幫裡誰不知道印卓然冷峻如冰，只對老大石英一個人和顏悅色。

但他的冷峻倒也不會讓幫裡的兄弟不敢接近他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印卓然只是比較沉默寡言，對沒興趣的事一概懶得理，其實最護著自己人，他手下的兄弟要是被人欺負了，他肯定第一個衝過去報仇。

所以那個發問卻被無視的小弟一點也不生氣。

拍賣會的老闆很快就出現在展示台上，說完慣例的開場白之後，拍賣會就正式開始了。

印卓然身後的小弟們很快就知道底下的人在興奮什麼了，原來今晚的拍賣會是以拍賣寵物為主，全身赤裸、容貌姣好的少年或少女關在籠子裡，被捆綁在型台上展示出來，讓一樓的競標者們情緒激動，大廳裡不時響起興奮的叫聲。

兩個小弟也是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，臉上的表情極其興奮，如果不是印卓然在場，他們恐怕也會激動地討論尖叫。

相較於眾人的狂熱，印卓然卻一副意興闌珊的樣子，身子靠著椅背，雙手交疊在身前，臉上沒有半點表情。

拍賣會持續進行著，底下不少買到想要的東西的客人都陸續離開了，原本人滿為患的大廳空曠了不少。

印卓然還是面無表情地注視著展示台。到目前為止，他還沒有參與過任何一項競標，儘管今晚的拍賣品除了寵物之外還有不少值得喊價的東西。

「下一個拍賣品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曾經佩戴過的藍寶石項鍊，這顆藍寶石幾乎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一顆……」

伴隨著老闆的介紹，他的助手向大家展示了那條在燈光下閃閃發光的藍寶石項鍊，白金製成的鍊條閃爍著銀白色的光芒，懸掛在中央的藍寶石足有蠶豆那麼大，是非常耀眼的藍色。

印卓然一直交疊著的雙手終於鬆開了。

「底價為八十萬元，競標開始。」

「七十九號女士出價九十萬。」

「五十六號先生出價九十六萬。」

「三十四號先生出價一百萬。」

「六十號女士出價一百零五萬。」

「二十一號先生……」

才一開始，大廳裡便不斷有人舉手，印卓然聽著不斷小幅上漲的數字，伸手按下了眼前的出價按鈕。

「一號 VIP 包廂的先生出價五百萬！」

報出這個數字後，大廳裡不少人立刻抬起頭，朝印卓然所在的 VIP 包廂看了過去，不一會，整個大廳就鴉雀無聲了。

認識印卓然的人都立刻低下了頭。這些人都知道，和誰競標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和石幫競爭。

而不認識印卓然的人因為感覺到身旁傳來不想惹事的低壓氛圍，自然也就跟著沉默，畢竟在市生活久了，大家都知道什麼叫明哲保身。

「還有人出更高的價嗎？五百萬一次，五百萬兩次……」

印卓然面無表情地站起身，可就在他轉身要離開時，對面 VIP 包廂顯示出價的螢幕亮起了燈——Double，對方竟然出價一千萬！

展示台上的老闆也愣了一下，他不安地朝印卓然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才遲疑地開口，「二號 VIP 包廂的先生出價一千萬！」

大廳裡出現幾道抽氣聲，所有人都震驚地看向二號 VIP 包廂，只可惜那間包廂依然是一片黑暗，除了一點煙頭亮起的紅光外，什麼也看不清。

「印哥，這……」印卓然身後的小弟皺著眉，聲音裡滿是狐疑，石幫在拍賣會向來是無往不利，一般只要他們喊了價的東西，沒有人敢來和他們搶。

可現在對面的人不但和他們搶了，還一口氣把價格翻了一倍。

印卓然微微蹙起了眉，一千萬買一條藍寶石項鍊？這絕對不是一個正常人會做的事，就算那是維多利亞女王曾經佩戴過的項鍊，但是受到當時寶石加工技術的影響，這條項鍊也不值一千萬。

「印哥，怎麼辦？我們有加價嗎？已經喊一千萬第二次了！」小弟見印卓然沒反應，著急地又問了一句。

印卓然朝對面的包廂瞥了一眼，此刻看起來，那包廂裡面的一點紅光就像是一種無聲的挑釁。

「恭喜二號 VIP 包廂的先生得到這條藍寶石項鍊，那麼，我們將繼續拍賣下一項物品……」

老闆從展示台上撤下了項鍊，繼續下一個拍賣品的競標，印卓然低頭沉思了片刻，轉身就向門邊走去。

「印哥，我們就這麼算了？」兩個小弟驚訝地瞪大了眼，齊聲問道。就這樣放棄，似乎不符合印卓然一向的行事風格。

「誰說就這麼算了？」他冷冷地答了一句，大步走到門邊，順手拔出別在後腰的槍。

兩名小弟見狀，連忙趕過去為他開門，同時有些得意地勾起了嘴角。果然印哥就是印哥，對面那傢伙真是白癡，竟然敢和石幫作對，這下子他可慘了！

三人出了包廂，穿過長長的走廊後，悄無聲息地來到二號 VIP 包廂的門口。

包廂裡隱約傳來對話聲，對方對於自己搶贏石幫的事似乎很是得意。

印卓然表情依舊冷漠的並沒有因為聽到這些話而有絲毫改變，他側頭朝跟在身後的小弟瞥了一眼，隨後一腳踹開包廂的門。

瞬間，一股淡淡的香味迎面而來，那既像古龍水又像花香的味道讓他微微皺了皺眉。

「喂，你們想幹……」包廂裡有人立刻衝了上來。

印卓然沒有一句廢話，手裡的槍管直接抵上了那人的腦門，冷冷開口，「想死的話就再說一個字試試。」

那人立刻閉上嘴，一臉驚恐地瞪視著印卓然，他大概沒想到，不過是一場競價拍賣，對方竟然會直接動槍。

因為門被打開的關係，走廊上的燈光映進了昏暗的包廂，印卓然看到包廂裡還有一個人，那個人手上拿著一根煙。

紅色的火光忽明忽暗，對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悠閒地抽著煙，絲毫不受這樣的場

面影響。

「印哥，沒這麼嚴重吧，只是一條項鍊而已，用得著你動手嗎？」抽煙的人轉過椅子，陌生的聲音裡滿是調侃。

印卓然盯著那人看了好一會兒，突然一把將站在自己面前，嚇得面無人色的人給踹出包廂，隨後用腳關上門，把兩個小弟留在外頭。

包廂裡頓時陷入了安靜，印卓然抬起手，「啪」的一聲打開房間裡的燈。

坐在椅子上的是個大概二十五、六歲的年輕男子，有一張人畜無害、英俊斯文的臉孔，穿著一身黑色休閒服，沒有拿煙的手隨意地插在口袋裡，嘴角彎起的弧度十分誇張，是一張看起來有些欠扁的笑臉。

「我想，你應該知道我出現在這裡的理由。」扔下這句話，印卓然冷冷看著眼前的男人，周身散發出敵意和隱約的殺氣。

「我當然知道，不過印哥，不要用這種充滿殺氣的眼神看著我嘛，我會害怕的。」男人故作扭捏地說完，卻起身湊近印卓然，笑著繼續說：「印哥你放心，我不會讓你無法完成今天的任務的，那條項鍊我會雙手奉上。只不過，你要替我保密喔，對外就說是你拿著槍逼我把東西給你的，不然剛才那個被你踹出去的人如果知道了，再傳話回去，我可就吃不了兜著走的。」

聽到這樣的答案，印卓然有些訝異，但他決定先不動聲色，「你是誰？」他可以肯定，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男人。

「討厭，印哥怎麼問這麼無聊的問題，你現在應該問的，難道不是『你想幹什麼』嗎？」

男人嘴角依舊彎成誇張的弧度，如果換成普通人，看他此刻嘻皮笑臉的樣子，怕是會氣得跳起來打人。

但印卓然沒有，如果換了兩年前的他，也許他已經一槍讓男人腦袋開花，但是現在的他不會，他只是冷眼看著對方。

「好吧，看來傳言都是真的，印哥是個很無趣的人。」男人繼續自說自話，繞著印卓然走了一圈，上下打量他一番後又說：「我叫阿全。」

「你有什麼目的？」

「我想和印哥做一筆交易。」

「可我不想和你做交易。」

面對印卓然乾脆的拒絕，阿全笑得更高興了。

「難道，印哥不想知道石老大到底把你當成什麼嗎？」

他輕鬆的問出這句話，帶著濃厚的調侃意味，卻成功的讓印卓然變了臉色。

阿全看出印卓然的詫異，繼續笑著說：「對石老大來說，你是床伴、是情人還是愛人？印哥，你不想知道這個答案嗎？」

「你到底是誰，又在胡說些什麼。」嗓音透著寒氣，印卓然手中的槍抵上了阿全的側腰。

阿全依舊不為所動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印哥，我既然想和你做交易，當然要先對你進行過全面的調查，再加上我天資聰穎，有些一般人察覺不到的事，到了我眼裡

可是清清楚楚的。」

印卓然的槍因為這句話又朝前頂了些，他的臉上布滿寒霜，「你找死！」

「不，我很怕死的。」阿全笑容滿面地答了話，同時推開他的槍。

他銳利的目光落在了阿全的臉上，那目光凜冽如箭，幾乎要把阿全刺穿，可對方卻滿不在乎一樣輕浮。

「印哥，我沒有惡意的，只是想和你做筆交易，再說你真的不想知道那個問題的答案嗎？」

帶笑的嗓音不斷在耳邊響起，傳達的全是赤裸裸的誘惑。

印卓然莫名地有些無措，忽然想到，好奇心之所以會害死貓，是因為貓太想知道真相，而真相，卻帶著不可避免的危險性。

可他明知道，卻還是像那隻貓。

第二章

「我沒興趣。」沉默了片刻之後，印卓然冷冷地答了話。只有他知道，自己心裡有多想得到答案

阿全歪頭看著他，臉上的笑容越發欠扁，「印哥是沒興趣知道答案，還是已經知道了，所以沒興趣做交易？」

卓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冷漠的眼神彷彿在述說著自己對這個問題毫不關心。

阿全卻繼續笑著說：「印哥是不是覺得石老大心裡還有個人？但是石老大心裡真正的想法，印哥難道不想知道嗎？還是說，印哥其實是不敢去找答案？」

最後那一句確實刺激到了卓然，他突然咬緊了牙，緊抵的雙唇變得有些蒼白，洩漏了心思。

阿全看出他的動搖，進一步誘惑他，「其實我要和印哥進行的交易很簡單，我幫印哥打探出石老大的想法，而你只要幫我做一件事就可以了，一件不影響石幫利益，不違背印哥行事原則的事，怎麼樣？」

「憑什麼要我相信你？」在黑道打滾多年，印卓然最清楚這條道上沒有人值得相信，眼前這個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傢伙，更不可以信任。

阿全抵著唇，想了一會後笑著說：「如果我沒有做到的話，印哥大可以一槍斃了我。我之前也說過了，今天的事如果被我上頭的人知道，我是會倒大楣的。」

「印哥抓著我這麼大的把柄，還怕我不兌現承諾嗎？印哥可別說因為不知道我是誰所以這不算個把柄啊，這世界上除了死人，大概還沒有石幫查不到的人吧？只要你們願意去查的話。」

阿全這話說的沒錯，確實，印卓然不怕任何人耍他，因為有那個膽子的人，現在都去見閻王了。

但即使現在阿全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主動交給他一個把柄，他仍不相信對方，他想再看看阿全會提什麼條件出來。

「你要我做什麼事？」沉默半晌，印卓然冷冷開了口。

「幫我殺一個人。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那個是誰，只能說殺了這個人，對石幫和石老大絕對都有好處。」

印卓然聞言皺起了眉。殺人對他來說不是難事，可是他不告訴自己那個人是誰，卻令他感覺事有蹊蹺。

死了之後會對石幫和石英有好處的人，他想來想去就只有一個，可那個人是他不能殺的。

阿全勾著嘴角，盯著卓然看了好一陣子後，突然又開口道：「我說的那個人，絕對不是石俊楠。」

印卓然瞥了阿全一眼，沒對這句話做出任何反應，但心裡有些被說中的訝異和疑惑。

看樣子阿全好像很肯定石俊楠還活著，更有可能的是他故作知情，想觀察他的反應。

這樣簡單的圈套，他不可能上鉤。

不管他是如何得到那個人可能活著的情報，總之，他不能令對方看出端倪，不過由這一點可以確實看出，阿全果真對他們做過詳盡的調查。

「怎麼樣，印哥，你願意做這個交易嗎？」

印卓然依舊沒有答話，但他的表情已經告訴阿全，他同意進行這個交易。而印卓然知道，與其說是場交易，不如說他是想利用對方，畢竟這個人不太可信。

阿全笑著拍了兩下手，從口袋中摸出一張支票和號碼牌，「印哥，記得，是你用槍從我這裡搶走支票和號碼牌的喔。」

說完這句調侃的話，阿全將支票和他的競標號碼牌一起放進印卓然的西裝口袋中，隨後側頭露出了一個滿意的笑容。

印卓然把槍收回，隨後出其不意地一拳揍上阿全的臉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阿全重重撞在身後包廂的玻璃牆上。

「既然是被威脅，沒受點傷可說不過去。」冷笑著丟下這句話，他轉身拉開包廂門走了出去。

阿全捂著臉倒在地上，只覺得嘴裡都是血腥味，再一摸，臉已經高高腫起，他不禁苦笑，「印哥，你也太狠了。」

包廂外，兩個小弟已把之前被印卓然踹出來的那個傢伙修理了一頓，一看到他出來，立刻興奮地問：「印哥，怎麼樣？」

卓然面無表情地朝蜷縮在地上的人看了一眼，淡淡開口，「回去了。」

「嘿，印哥，我就知道你出馬一定沒問題的！」包子，也就是之前在包廂裡問印卓然話被無視的那個小弟，此刻激動得幾乎要跳起來。

在他身邊的阿新也興奮地咧開嘴，跟著拍馬屁，「那當然啦，印哥是誰啊，這世上哪有他辦不成的事。」

「囉唆，還不快走。」

「嘿嘿，印哥，我們這就走。」

三個人乘電梯下了樓，底下的拍賣會還沒有結束，印卓然讓阿新和包子先去開車，自己去找了負責讓客人提貨的人，用阿全的支票和競標號碼牌拿到了那條藍寶石項鍊。

「印哥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們也沒想到今天會發生這種事。」

雖然印卓然還是拿到了東西，但對於今天的意外，負責人還是覺得有必要和他道個歉，畢竟，石幫不是他們能得罪的。

印卓然看起來卻對此事並不是很在意，「知道那人是誰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連老闆都不知道。那人今天是第一次來，一來就說要包廂，老闆因為沒見過他，也不清楚他是什麼來頭，萬一得罪了就不好辦，而今天幾個大佬又都說要待在大廳裡，所以老闆就把包廂給他了。」

印卓然微微蹙了蹙眉，沒再說什麼，朝那人點了點頭，打開裝藍寶石項鍊的盒子看了一眼，確認無誤，就轉身離開。

出了拍賣會場，阿新已經把車開出來了，包子看到印卓然，連忙幫他打開車門。回去的路上，印卓然看著窗外飛速後退的景物有些出神，腦子裡不知怎麼的就想起了和石英初遇時的事。

印卓然的爺爺和石老爺子是生死之交，印卓然的父母也都在石幫裡做事，不過他還小的時候，某天他們跟著老爺子出去辦事，卻出了事離開人世。

老爺子之後就把他帶到身邊照顧，所以，他是和同樣失去了父母的石英一起長大的。

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印卓然七歲，石英六歲，地點就在石家的花園裡。

那時六歲的石英個子小小的，穿著一套藍白相間的幼稚園制服，正在花園裡盪秋千。

那時候的印卓然看到那個盪的好高的秋千，微微瞪大了眼睛。

兩手拉著秋千，站在秋千上的石英，在秋千盪到最高點的時候，看起來彷彿正在飛翔。

石英看見他後便從秋千上下來，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臉上掛著那個年紀的孩子不應該有的乖張笑容，霸道地對他說：「你就是印卓然嗎？爺爺說你從今天開始住在我們家，那從現在開始，你就是本少爺的人了，知道嗎？」

當時印卓然看著比自己還矮上一些的石英，對他的話嗤之以鼻，別過頭哼了一聲，「誰是你的人？是石爺爺帶我過來的，我又不希罕住在這裡。」

「你、你這不識好歹的傢伙！這屋子裡所有人都是我的人，你如果不願意，就不要待在這裡！」石英瞪大眼睛，氣呼呼地說了一句。

印卓然也瞪著他，鼓著腮幫子說：「我就不願意，你有本事讓石爺爺送我走啊！」

「混蛋！」從未被人違逆挑釁過的石英生氣了，衝過去一把抓住印卓然的衣領，整個人撞在他身上。

兩個小孩子就這麼在石家的花園裡扭打起來，周圍的下人全都大驚失色，正要上前拉開他們的時候，老爺子卻笑著擺了擺手。

這一架打得驚天動地，結束的時候兩個人都氣喘吁吁，手上臉上都添了好幾道傷，彼此瞪視著對方，就好像要殺了對方一般。

老爺子這時候才走了過來，微笑著輕輕把他們兩個都攬進懷裡。

他先摸了摸石英的腦袋說：「小英，你要卓然當你的人，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的，你要讓卓然對你心服口服才行。」

石英氣得整張臉都皺了起來，嘟著嘴不答話。

老爺子又轉向印卓然，看著他一臉委屈的樣子，也摸了摸他的頭，笑著說：「卓然，你沒有做錯，石爺爺雖然帶你來這裡，但我不會強迫你要追隨小英，你可以選擇自己想走的路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選擇了追隨小英，那麼，你就要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守護他，你明白嗎？」

七歲的印卓然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，但他明白了一點，眼前這個囂張得令人討厭的小鬼，原來是石爺爺的孫子。

在那之後，不打不相識的兩人隨著時光流逝漸漸被對方吸引，從一開始的誓不兩立到後來的如影隨形，印卓然終究選擇了追隨石英。

「印哥，印哥！」

突然響起的呼喊讓印卓然猛地睜開眼睛，見坐在前座的包子和阿新同時轉過來看他，讓他意識到他還在車裡。

這一小段車程，他居然睡著了？

意識到這一點，他突地坐直了身子，直覺地打開了一直拿在手上的盒子，在車內昏暗的光線下，藍寶石項鍊看起來依舊璀璨耀眼，裡頭沒有被動過的痕跡。

他暗暗鬆了口氣，轉頭看到車子已經停在他和石英的住所，便闔上蓋子，打開車門下了車。

「卓然，你回來了，少爺在書房裡等你。」進了門，周炳迎面走來，看樣子他和石英也是剛回來。

「周爺，你們那邊還順利嗎？」

「放心吧，一切順利，畢竟這筆生意是你親自去市打理的，哪有不順利的道理？我就先回去了。」

「嗯，車在門口，讓阿新送您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送走了周炳，印卓然上了二樓。這棟位在市郊區的別墅是老爺子在石英十歲時送給他的生日禮物，從那之後他和石英就一直住在這裡。

也正是因為從十歲開始就被迫獨立生活，石英曾經一度覺得老爺子根本就不關心他，而離家出走。

如果不是後來遇到秦風，也許他不會這麼快就回來。

別墅裡很安靜，守在書房門口的保鏢看到印卓然，立刻恭敬地欠身，「印少爺，您回來了。」

他朝他們點點頭，擺手示意他們可以不用守著了，「你們都下去吧，該值班的值班，該休息的就去休息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等兩個保鏢下了樓，印卓然才推開書房的門。石英的書房是咖啡色的，桌子、椅

子、書櫃、沙發、吊燈，所有的東西都是咖啡色的。

當初這套家具是石英自己選的，那時候的他好像特別喜歡咖啡色。

沒在書桌後面看到石英，印卓然拐了個彎，走到了書房的另一側。

那裡放著一張大沙發，將近兩公尺長，足夠讓一個大男人舒舒服服地躺著，石英平時累了就喜歡在那上面躺一下。

印卓然確實在那裡找到了石英。脫掉外套，穿著恤和牛仔褲的石英隨意地躺著，一頭烏黑的髮散在咖啡色的沙發上，讓他看起來毫無防備。

印卓然輕手輕腳地走過去，剛想拿起放在沙發扶手上的毯子為他蓋上，石英卻突然睜開眼睛。

那一瞬間，印卓然在他的眼睛裡看到了清晰的防備和警戒。

「你回來了。」坐起身，石英看著他說了一句，眼裡的防備和警戒已經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笑意。

他點了點頭，把一直拿在手上的盒子遞了過去。

藍寶石的光芒很快便在石英眼前綻放，他勾起嘴角，輕輕關上了盒子，抬頭挑眉看向印卓然，隨口問道：「聽說今晚不大順利，是誰壞了你的事？」

料到石英已經接到消息，印卓然並不驚訝，只淡淡的回答，「不認識的人。」

「花一千萬買下了這條項鍊，卻就這樣被你這樣搶走了，對方應該很不甘心吧。」微笑著說出這句話，石英的手指看似隨意地在盒子上輕輕敲打，眼睛卻緊緊盯著印卓然，彷彿想從他的表情裡看出什麼。

卓然聳了聳肩，平靜地說：「確實，他應該還會再出現在我們面前。」

「你看到他的長相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下次見面的話，能認出來吧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就可以了。」

石英笑著說完，隨手把盒子扔到一邊，低頭想了一會，突然抬手抓住印卓然的西裝衣襟，讓他俯下身，「卓然，你好像有事瞞著我。」

印卓然聞言，瞳孔微微收縮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恢復了鎮定，「沒有。」

「真的沒有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石英聳了聳肩，鬆開手，「好吧，既然你說沒有，那我就當做沒有好了。」

卓然站直了身體，往後靠在牆上，看著被石英扔到一邊的盒子，微皺著眉問：「你不確定一下東西是不是在裡面？」

「不用，那個人還不至於費這種心思來耍我。」

「準備什麼時候去拿貨？」

「下個月吧，最近道上不太平，這種時候去拿怕出事。」

「你還是不打算給他們一點教訓？」

「要給也得等抓到內賊再說。」石英說到這裡，微微眯起了眼睛，嘴角勾起一抹

高深莫測的笑。

看他的樣子，好像對內賊的事已經有一定的把握了。印卓然沒接話，點了點頭，反正不論石英做什麼決定他都會支持。

石英站起身，走過來把身體貼上印卓然，勾著他的下巴笑說：「隔了一個月，我好像特別想你，你說怎麼辦？」

他們兩個人的身高差不多，身體貼在一起的時候，可以緊密到沒有一絲縫隙，印卓然可以感覺到石英貼上來的身體很熱，透過並不厚的衣物，直接把體溫傳了過來。

他忍不住笑了起來，伸手攬住石英的腰，低頭吻他的眼瞼，「如果你不累的話，我不介意再和你滾一次床單。」

石英聞言低聲笑了起來，主動吻上他的唇，沒有閉起眼睛，那雙漂亮帶著誘惑的眸子就這樣微眯地看著印卓然。

他的吻總是帶著濃厚的占有意味，就像他為人處事的風格總是很囂張一樣，他會重重碾過印卓然的唇，然後用舌舔過他口中的每一寸。

印卓然掀起了石英穿著的恤，修長手指沿著肌膚往上滑，開始揉捏他胸前的異色，小小的乳珠在熟稔的挑逗下很快就變得硬挺起來。

石英的呼吸重了一些，他捧住印卓然的臉，舌頭更深地探入對方口中。

來不及吞嚥的津液順著兩人的嘴角滑落，緊貼的雙唇彼此摩擦，激烈的深吻幾乎奪去兩人肺部的所有空氣。

就在印卓然帶著石英要往沙發倒下時，突然響起掃興的敲門聲。

石英微微皺起了眉，在放開印卓然的同時不高興地低咒一聲，有些不耐地衝著門口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老大，是地下的事。」門口的小弟低聲回話，聲音裡帶著遲疑。

石英聞言沉下了臉，抬手擦了擦嘴角，轉身就往外走。

印卓然也皺了下眉，很快便邁步跟了過去。

兩個人到了門口，石英打開門，聲音冷沉地問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那個人鬧絕食，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。」

「怎麼現在才來報告？！」

「對不起，老大，我們本來以為他只是鬧彆扭，沒想到他真的什麼都不吃。」

石英冷哼一聲，不悅地瞪了那小弟一眼，快步走向樓梯，那小弟戰戰兢兢地跟在他後面，額頭已經流下了冷汗。

印卓然輕嘆了口氣，關上書房的門，也隨後跟了上去。

三人下了樓，穿過一條走廊，來到一扇上鎖的門前，等小弟用鑰匙打開門，石英就面無表情地帶頭走進去。

進門後就是一條通往地下的樓梯，那小弟守在門口沒進去，只有印卓然跟在石英後面。

地下室裡很安靜，腳步聲便異常清晰，他兩手插在口袋裡，目光一直落在石英的側臉上。

石英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冷酷，那種冷彷彿是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，老爺子以前常說這就是石英適合黑道的一個特點，因為這樣的冷酷會讓人敬畏他。

可他不喜歡這樣的石英，因為他總覺得，這樣的石英距離自己很遙遠。

不僅僅是感覺上的疏遠，而是真正的、無法碰觸這個人的感覺。

走在前方的石英突然停下了腳步，也已經走到了地下室的盡頭，一間一面靠牆、三面由鐵條封死的牢房出現在眼前。

牢房裡關著一個人，那人穿著件破衣服，頭髮好似已經很久沒有剪過，凌亂地披散在肩上，他坐在牆角的床上，曲著腿，把腦袋枕在彎起的手臂上。

聽到腳步聲後，那人慢慢抬起了頭，印卓然看到一張還沒到年紀，卻已經顯得有些蒼老的臉，以及一雙帶著仇恨的渾濁眼睛。

那是石俊楠，比石英大十三歲的哥哥，因為不滿老爺子要把石幫傳給石英憤而脫離石幫自立門戶，後來因為他創下的幫派處處和石英作對，兩年前被石英一舉剿滅。

那場剿滅戰打得很慘烈，石俊楠的手下幾乎全滅，剩下的一些愛惜生命的，都及時向石英效忠了。

那天石英朝著石俊楠的胸口開了一槍，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，但其實石英終究沒能狠心殺了石俊楠，那一槍，他故意避開要害。

石英留下了石俊楠的性命，卻也很清楚，在石俊楠還沒放下野心之前，他不能放了他。

所以這兩年，石俊楠都被關在這間地下室裡，本來消息是被封鎖的，但幫裡似乎出了內賊，居然走漏了消息，惹得最近很不平靜。

「大哥，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人也會玩絕食的把戲，我好不容易才留下你的命，你就這麼不珍惜？」

隨手拖過一邊的椅子坐下，石英單手掛在椅背上，蹺著二郎腿，一臉諷刺的看著石俊楠。

印卓然沉默地站在他身後，面無表情地看向牢裡的人。

這兩年，石英的個性變了不少，兩年前的石英做事還很衝動，而且從不知道壓抑自己的情緒，心裡想什麼都會寫在臉上。

但是這兩年石英已經學會控制自己的脾氣，也很少表露自己的心情，好像很難有什麼事能讓他動氣，老爺子那套以不變應萬變的行事風格，他全都學會了。

所以印卓然也不知道，石英還會留著石俊楠多久，畢竟石英已經不像兩年前那樣難以對他下手了。

「聽你叫大哥這兩個字還真是諷刺。」石俊楠冷笑一聲。

石英微微勾起了嘴角，抬手抓了抓頭髮，笑著說：「其實我也不想這樣的，大哥如果能向我發誓，出去以後會效忠我，我們兄弟倆還是可以回到很多年前那樣子。」

「呸，要我效忠你？石英，你憑什麼？」

「憑我現在是石幫的當家。」

「哼，你以你這當家還能做多久？石英，我等著看你被最親近的人背叛的那一天！」

石俊楠一臉陰沉地說完，突然冷笑著把目光轉向始終保持沉默的印卓然，那目光中帶著幸災樂禍，彷彿在向石英暗示什麼。

印卓然微微睜大了眼睛，覺得心臟漏跳了一拍。

「大哥，挑撥離間這一套就免了。你也不看看對象，他可是卓然，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，他也不會。」

石英轉頭朝印卓然看了一眼，那一眼中不帶什麼情緒，沒有詢問也沒有懷疑，似乎只是單純地看看他。

印卓然沒出聲，他不認為在這樣的場合下自己需要回應什麼。

石俊楠卻冷冷地笑了起來，他的眼睛一直緊盯著印卓然，好半晌才又轉回石英臉上，「石英，兩年前那個跟著你到倉庫來救人的傢伙，好像是叫秦風？」

「沒想到，大哥被關在這裡兩年，消息還是挺靈通的嘛。」

石英聽到秦風的名字，反應也不大，還是一臉囂張的表情，好像完全沒把石俊楠話中隱藏的威脅放在眼裡。

石俊楠愣了一下，顯然沒料到石英會這麼平靜，他正想再說什麼，石英卻開了口：

「不過大哥，既然你消息靈通，那我不妨也提醒你一句。敢去打擾秦風生活的人，去一個，我殺一個；去兩個，我殺一雙。這句話，你不妨和你那些蠢蠢欲動的手下說清楚。」

石英說這句話的時候臉上帶著笑意，但他看向石俊楠的目光卻變了，那斜睨的視線裡充滿了殺意，石俊楠不禁打了個冷顫，他知道石英不是在和他開玩笑。

石英沒有給他再次開口的機會，站了起來，「好了，看大哥的樣子也不像真的想去死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

說完，他轉過身，犀利的目光有那麼一瞬間筆直地投在印卓然身上。

印卓然平靜地迎上他的目光，冷峻的臉上沒有絲毫變化。

「卓然，我們走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就在兩個人轉身要走時，石俊楠卻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印卓然在聽到他的笑聲時，下意識的停下腳步。

只聽石俊楠大聲喊了一句，「印卓然，你想知道的答案很快就會揭曉了，你一定很期待吧，哈哈。」

石英聽到這句話，回頭朝石俊楠看了一眼，就繼續往前走了。印卓然看著他的背影怔了一秒，也邁步跟了上去，沒有回頭理會。